

父亲的春联

■ 刘淑玲

走在街上,看见路两边的摊位上在售卖各式各样的春联和年画,便想起了往日父亲写春联的情景。

父亲文化程度不高,因为是家里的老大,只念到初小,就辍了学。可他硬是靠着自己的努力,学了很多本事:打算盘、拉二胡,把古书用老太太听得懂的语言讲出来,也能写喜联、丧联和春联。

每年到了腊月二十以后,就会陆续有人把红纸送到家里,父亲则细心地给每一份红纸贴个纸条,注明姓名、条联几副、门心联几副等细则。

白天干农活,到了晚上,父亲就会把灯挑得亮些,把某家的红纸展开,铺平,折好,裁开。但并不裁成单张的纸条,而是一对一对的,这样能防止有些

粗心大意的人贴错。

写毛笔字并不轻松,尤其是在干了一天的农活之后。但父亲乐在其中,看他铺纸,折纸,裁纸,倒墨,悬腕,沉思,运笔,脸上是创作的快乐,手下是成功的喜悦。等写到最后,他在活动手腕的时候才会说一句:真累啊!但脸上依然是乐呵呵的。写春联是没有任何报酬的,搭上工夫不算,还要自己买笔墨,图什么呢?街里街坊的,帮个忙还不应该吗?话很朴素,却也道出了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相处之道。

1989年的春节,一直跟姥姥生活的我第一次回家过年,第一次看父亲写春联,也是最后一次与父亲一起过年。看父亲写得轻松,我也有些跃跃欲试。父亲看出来我的心思,说:来,

试试吧?我拿过笔来,装模作样地端起架子,蘸好墨,铺平纸,就开写,可是,软软的笔尖怎么也不肯听我的话。我泄气了。父亲笑着说:不行吧?很多事,就是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。但是,最后父亲却把我写的“出门见喜”四个字贴在了大门外面的墙上,逢人就说“这是俺大妮儿写的”,一脸自豪的神情。

那年过完年的二月十五,父亲便因脑溢血离我们而去,我再也没有了与父亲学写春联的机会。

又是一年新春到,家家户户又开始准备对联了。如果父亲在的话,必定又会乐呵呵地为大家写下一副又一副寄托美好祝愿的春联。

扫房子

■ 江利彬

“腊月二十四,掸尘扫房子。”这天,是约定俗成的扫除日。按照风俗,各家各户都要在这一天进行大扫除,拆洗被罩窗帘,洒扫屋舍庭院,掸拂尘垢蛛网,把一年来家中积存的陈灰垢土彻底打扫一遍,干干净净迎接新年的到来。

扫房子是项大工程,需要全家老少齐上阵。每到这一天,父亲搬来竹梯,我们则拿来旧报纸,为大扫除做准备。记忆中的年味,也是从这天开始。我们兴冲冲地将报纸铺在锅碗瓢盆、桌椅板凳上,这样才能挡住灰尘。待准备工作做好,母亲便戴上帽子,爬上竹梯,举着两米多长的鸡毛掸子,清

扫着墙壁上的尘土蛛网。

母亲在屋里扫尘,我们则在屋外扫尘。我们将抹布弄湿,先擦桌子,再擦凳子,从上到下,擦得干干净净。米缸表面落灰最多,除简单擦拭外,还要抱到太阳底下晒晒,以防长出霉点来。做完这些,再把厨房里堆放的瓶瓶罐罐收进麻袋里,放到杂物间,等收废品的来了,卖了换饴糖吃。

时近中午,母亲已把屋里的灰尘清除干净。我们开始洒水和打扫地面,不一会儿,屋里便干干净净了。记得有一次,我偷懒省去洒水这一环节,结果灰尘乱飞,一不小心就掉进我的眼睛里了,我止不住地流眼泪。姐姐

们嘲笑我说:“说了要洒水,你偏不听,非要偷懒。”虽然流着眼泪,但我心里却乐滋滋的,因为母亲说要给我一个大奖励。

那时候老家还是土坯房,经过一年又一年的打扫后,四壁日削月磨早已斑驳不堪,于是父亲调好了一大盆白土水,开始粉刷屋内墙壁。粉刷完后,整个房间都变得亮堂堂的。

每年腊月二十四,不忘扫房子。这样的过年习俗,是一种文化传承,表达的是春节将至的喜庆,反映出人们干干净净过新年、辞旧迎新的美好心愿。

石磨豆香

■ 孙利

小时候我最盼望的是腊月二十五这一天。我们这里有句谚语叫“腊月二十五,推磨做豆腐”。“腐”和“福”是谐音,寓意吃了豆腐就有福气、有好运,所以每到这一天家家户户都忙着做豆腐。

做豆腐就要用到石磨。说起石磨我家的两个磨盘可有年头了,听父亲说是太爷爷留下的。我家的石磨采用的是上好的青石,分成上下两块,其中相互摩擦的两个面,请了有名的石匠用钢钎子凿刻了许许

多多、深深浅浅的磨齿。石磨分为大小两种,大石磨主要用来磨米、磨面。我不喜欢它主要是因为太重。当时我还小,每个月都要帮着大人推磨,很累很乏味。我喜欢小石磨,不单单是因为它轻,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磨出来的东西特别香,尤其到了腊月二十五这天,我家会磨一天豆腐,豆香飘满整个院子,久久不散。

这天,鸡还没打鸣,我家厨房就点起了煤油灯。爸爸双手紧握着磨杆,前推后拉,手臂有节奏地弯曲,逆时针转动,石磨也就紧跟着转动。妈妈站在磨前,一勺一勺地把泡好的豆子放进磨眼。豆子一点点变少,最后变成乳汁一般的豆浆缓缓流出。我则站在

一旁不断地更换着装豆浆的铁桶。

豆浆磨出来后,首先要用白布过滤掉杂质,然后上锅用大火煮沸,在煮的过程中要不断地撇去浮沫。豆浆煮熟后要加入适量的卤水,过一小会儿,浓浓的豆浆就凝固在了一起,此时再倒入特制的木盒中压制,排出多余的水分,静等成型。

在等待成型的过程中,我总是忍不住偷偷掀开木盒,扣一块豆腐放进嘴里。此时豆腐还很烫,抓在手里非常滑,又舍不得丢,只得慌忙塞进嘴里,以至于烫得呼哧呼哧大喘气。可是,我顾不了那么多,因为在那个年代,吃豆腐比吃任何东西都香。

一盘石磨转了一圈又一圈,时间过了一年又一年,不知不觉我长大了,终于可以抓起磨棍,分担父亲的重担。遥想当年父亲看起来轻松的样子,我心底一阵酸楚。其实石磨很重,而且越转越沉。父母把苦难的日子碾碎了,填满了石磨的磨齿,打磨出了我们有滋有味、幸福流淌的日子。

又是一年新年到,在一个宁静的夜晚,有风自乡野吹来,带来故乡的豆香,勾起了我的回忆。

火红的灯笼暖映着条条街道,各家各户的厨房里飘出美食年味……眼前的一幕幕,瞬间把我又带回第一次在军营过大年时的场景。“高了,再向下一点;又斜了,向左动一下。”因为个子高,我被选中和连长一起贴春联,手都冻得发紫了,但我依然兴奋不已。屋里不时发出“哈哈”大笑声,新兵连的战友和连长的媳妇——嫂子,正在包饺子。

嫂子包的饺子真好看,像一个个小元宝。再看我们包的,不是肚子大得捏不住边,就是瘪得让人看了难受。用我们新兵连唯一一名大学生刘晓军的话说,真是有损我食品大国的传统美学。嫂子安慰我们说:“第一次包饺子,已经不错了。你们连长也就是带兵行,别的都一塌糊涂,包饺子连你们都赶不上呢。”嫂子这一说,我们就放开了,相互评论着别人包的饺子……

窗外北风呼啸,屋里暖暖和和。我趁着大伙儿哈哈大笑的热闹劲儿,思想的野马开了小差,跑了。往年这个时候,我是家中最活跃的,放鞭炮、贴福字、贴春联,忙得不亦乐乎。奶奶看着我总是笑呵呵的,一脸的慈祥。我拿出新衣服站在镜子旁边往身上比量一下,嘿!心中那个美就甭提了。

这时,窗外飘起零星的雪花,我的心情更加酸楚。细心的嫂子轻轻走过来,说:“我们的训练小标兵,是不是想家啦?”嫂子的一句话,我的眼泪就奔流开了。战友们见状,一个个不吱声,他们轻揉着手中的面团,同病相怜的情绪挂在脸上。热闹的场面顿时打住。见到这个情形,嫂子捂着嘴拿来一面镜子,我接过来一照,“扑哧”一声破涕为笑。镜子在战友手中传递,笑声也溢满了整间屋子。连长听到笑声从外面跑了进来,说道:“有什么乐事,也让我听听暖和一下身子。”战友们你看看我、我看看你,又笑成了一团。

除夕夜,灯笼红了,彩灯亮了,喷薄而出的七色烟花和闪烁的彩灯,把军营的夜空渲染得格外瑰丽。哨位上,一个挺拔的身姿出现在我的视野,他身着军大衣,怀抱冲锋枪,身上已披了一层“雪衣”。我走过去,借着雪光隐约辨认出那是连长。他在万家团圆之夜替下了我们新兵连的一个战友。

来自高天的雪花,一层层地飘落。一派幸福温馨的景象把家的感觉传进我的五官,传遍我周身每一个细胞。

难忘军营过大年

■ 岳立新

